

新  
序

三



新序卷第五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公問學於子夏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聖人皆有所學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相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



置網四面得四國

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螫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澤及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相公迎管仲於魯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鈞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相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相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

吳公救里鳧須而用之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

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為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相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

序五

三

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疆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齊威王欲干齊相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相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齊威王飯牛於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相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相公反至從者以請相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齊威王見說相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相公以為天下相公大悅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相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

桓公五往而得見小臣稷

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相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相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相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相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相公其以之矣

文侯敬段干木輟秦兵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

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失如雨扶傷舉  
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  
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  
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  
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  
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錐之地而  
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  
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  
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  
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五

一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  
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  
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  
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  
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  
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  
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  
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  
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贄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贄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贄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

五五

不

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贄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孔子北之蒧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况二人乎其不去宜哉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

表子問王子維吳所以亡

子正假馬之名

以賢者為聰明

平公問叔向國家大患

全聖用相人之言納亡

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去則一作不能賞

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

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序五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

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

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

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

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

臣五

九

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之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

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

臣五

十

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眾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如

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五

士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媿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縲則雖東郭媿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蜃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遊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昇蓬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

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赳赳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瀾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新二

十二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擯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

序五

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印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印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而觀之，印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

而後可用耳閭丘印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驂馱駮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金竈之  
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  
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  
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  
不銖使之與管橐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  
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印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  
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印對曰夫雞豚謹噉即奪鍾  
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  
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  
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  
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  
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  
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  
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  
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  
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  
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  
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  
璞未獻耳。

新序卷第五



新序卷第六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刺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  
 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二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  
 而夏亡

卷六

著侈而亡

始諫魏王起中天臺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  
 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寃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  
 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鋪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  
 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  
 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阡五百里之臺高  
 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  
 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

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主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  
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  
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  
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  
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  
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  
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  
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

序六

三

新

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  
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酒寡人以此至於此  
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  
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  
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  
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  
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  
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  
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  
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

司城子罕谷荆使

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鞅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鞅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鞅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獻子以畜賢為富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糲以粟易糲食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糲，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糲。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爲費請以粟  
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  
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  
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  
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  
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  
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  
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第六





